

# 北 斗

第 二 期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 貧人之夜

理惠拉(Diego Rivera)以一八八六年生於墨西哥，然而是在西歐學畫的人。他二十歲後，即往來于法蘭西，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受了印象派，立體派，以及文藝復興前期的壁畫家的影響。此後回國，感于農工的運動，遂宣言『與民衆同在』，成了有名的生地壁畫家。生地壁畫(Fresco)者，乘灰粉未乾之際，即須揮毫傳彩，是頗不容易的。

他的壁畫有三處，一為教育部內的勞動院，二為祭祝院，三為查賓戈(Chapingo)農業學校。這回所取的一幅，是祭祝院裏的。

理惠拉以為壁畫最能盡社會的責任。因為這和寶藏在公侯邸宅內的繪畫不同，是在公共建築的壁上，屬於大衆的。因此也可知倘還在傾向沙龍(Salon)繪畫，正是現代藝術中的最壞的傾向。



貧人之夜(1927)

墨西哥理惠拉壁畫之一

## 代 郵

E. L. :

你的信我收到了。我不特得了從你那裏給我的許多正確的意見，而且還得到了許多快樂；因為你的誠懇和直率的態度都非常使我高興。不過也有些地方你對我，我認為稍稍有點誤解，本想回你一封信的，因為我也有許多意見覺得很須要向你一說，但是不知道你的通信處，沒有較好的方法可以寄給你看，所以只好罷了。現在只向你說這一句，就是你說你希望我在文章上答覆你，而我却願意在行爲上答覆你。最後我希望你的稿子，別人的稿子，我所希望能看到的稿子，能快點寄來。

丁 玲 十 月

# 北 斗

第一卷 第二期

## 目 錄

一九三一，十，二十。

### 插圖

貧人之夜..... 一 幅

### 小說

喜劇..... 何 典 ( 一 )  
 一侍女..... 蓬 子 ( 九 )  
 晶子..... 凌叔華 ( 一七 )  
 虛脚樓..... 沈起予 ( 二三 )  
 水..... 丁 玲 ( 三三 )

### 戲劇

鶯..... 白 薇 ( 三九 )

## 詩

- 鋤之歌……………蓬 子 (五九)
- 昨晚……………戴望舒 (六〇)
- 野宴……………戴望舒 (六一)
- 驚愛如同一陣風……………冰 心 (六二)
- 夏夜……………淨 子 (六二)

## 世界名著選譯

- 肥料……………里琪亞·綏夫琳娜作 隋洛文譯 (六五)

## 批評與介紹

- 笑峯亂彈……………陳笑峯 (七九)
- 左拉的作品及其遺範……………穆木天譯 (八九)

## 東京通訊

- 東京失業進行曲……………適 夷 (九七)

## 文藝隨筆

- 四則……………開時等 (一一三)

# 喜劇

何典

「一，二，三，四，——，二，三，四！」

青年華的手在衣袋裏反覆數他的全部財產：四個銅子！他雖然餓得眼睛前迸出金花，然而這個，數銅子，却還沒有弄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確只有四個銅子。他托開他的烏黃的瘦手掌，很鄭重地把這四枚銅子呈獻給大餅攤上的山東漢子。

「那不行啦！兩個燒餅賣八個子兒，還差四子兒！噯！」

山東漢子把一隻黑手在身上擦，怪生氣似的說，一對圓眼睛兇猛地瞧着華的面孔。

聽着這山東口音，又看見那一臉橫肉，兩顆閃着紅光的圓眼睛，青年華忍不住打一個冷噤！五年前在××路發傳單被捕時用槍柄打他的那位「八太爺」的捧相，便又在他眼前浮出來了。五年的監禁，許多老朋友的面貌漸漸從他的記憶中褪色了，但是這位「孫聯帥」部下的大兵的威容，却就從那時候槍柄的一擊深深地印入他的腦膜。現在刑滿出獄，復為「自由之身」的第一天第一次和人發生交涉，真不料又是那樣的一臉橫肉，兩顆兇狠的眼睛，那樣的山東口音！經過了五年，這世界的一切當真並沒有絲毫的改變麼？他的昏憊的神經就感到自己的被捕彷彿僅是昨日的事了。

托開着的一隻瘦手緩緩地抖起來了。青年華看着另一隻手裏的兩個燒餅，吞吞吐吐地說：

「八個銅子？你不要欺人！我是常買燒餅的。昨天還是兩個銅子一個——」

「哼！媽的！兩子兒一個！昨天你還買？做夢！這年頭兒！兩子兒一個！你看，不是青天白日的世界麼？什麼都漲價！你奶奶做的燒餅纔賣兩子兒一個！」

站在燒餅攤旁邊的兩三個工人都笑起來了，都轉過眼來打量着青年華。他們都是焦黃的臉，穿着破舊的藍布衣服，依然是五年前青年華見慣了的那種困苦的模样。

看見青年華儘在那裏發楞，賣餅的山東漢子也不再多說話，很乾脆的取了那四個銅子，又取回一個燒餅，就轉臉招呼別的主顧去了。青年華下意識地往地下一蹲，燒餅就往嘴裏送。

「革命！革命！喫的穿的都革貴了！他媽的革命！」

青年華猛抬起頭來，看見那個說話的藍短衫工人正在那裏掏出錢來買燒餅，嘴邊猶自浮着一層唾沫。

革命？難道當真已經革過命麼？——青年華不能相信似的向四下裏張望。不遠的街角飄揚着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雖然很破舊，而且已經褪色，在斜陽下的微風中發抖，可總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確是五年前可以算作殺頭的憑證的「青天白日滿地紅！」青年華陡然神清氣爽了，嚥下最後的一口燒餅，急忙問道：

「革過命了啊，那一年的事？」

燒餅攤的漢子以及那些個工人都一齊回過臉來，帶着一種詫異的輕蔑的冷笑。青年華覺得有申說的必要了：

「哎哎——你們看！我是剛從西牢裏放出來的。坐了五年的牢，外邊的事情，我是什麼都不知道。」

「想來你是共產黨？」

工人中間的一個，含着一口燒餅輕聲問，又對他的同伴使眼色。

「不，我是國民黨員。——」

一邊說，青年華站起來了，準備着背誦自己的經驗，並且準備着聽取別人的稱讚。

但是賣燒餅的漢子做一個鬼臉，吐出濃濃的一口唾沫，忙着拿餅放到火邊去烤。藍布短衣的人們，怪樣地對青年華望一眼，也就匆匆地跑開了。



信步走了十多分鐘，青年華站在一座橋上了。橋那邊的大建築是總商會，他認得。那裏也有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懶懶地垂在旗桿上。他躊躇地躑着，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好。

猛然他想起不遠就是××同鄉會，而同鄉會的辦事人趙某却曾有一面之雅。既然無處可去，兩手又空空，那就去撞一下罷。

同鄉會號房的臉色就不對。陪着眼對青年華看了半天，這纔懶洋洋地回答：

「趙先生不在這裏了。」

「別的辦事人也行。有要緊事，一定要見一見。」

號房的臉色更加難看了。斜過眼來又對青年華打量了半晌，然後似乎十二分實情面似的嘴巴朝牆上的圓形時鐘一扭，大聲說：

「你看，是什麼時候了啊？三點鐘停止辦公，常務委員早已回家。」

什麼！常務委員？青年華又詫異，又興奮。連同鄉會也是委員制了麼？他這纔更明晰地意識到世界確是換了一個樣子了。於是他好像有了把握似的提起精神說：

「那麼，我就在這裏等候吧！等到明天。我沒有地方去過夜。」

「不行，沒有這規矩！」

「沒有這規矩，也得要過一夜！」

號房冷笑了，但倏地收起笑容，厲聲說：

「趕快走罷！識相點！不走，就叫巡捕！」

青年華不回答，簡直的就坐下來了。號房一面怒氣沖沖地罵，一面就跑出去。

許是去叫巡捕罷？不管他！反正總得給我一個地方過夜。——青年華這麼忖量着，心裏反而泰然了。

可是意外地，號房帶來的却不是巡捕，而是四十多歲的瘦男子，穿着中山裝。不知道是青年華的那一點叫人起敬，這瘦男子居然很有禮貌。

「老兄是來找趙旭老的麼？有什麼貴幹？」

「哦，哦，——這個，有一點事——」

「老兄是初到上海罷？」

「不——我是剛從西牢裏放出來的。」

「什麼！西——？」

「西牢！五年前，幹革命，在馬路上發傳單被捕，直到今天方才出來。」

「五年前？」

「是五年前。那時上海還是孫傳芳的勢力，那時國民革命軍還沒有出師北伐。」

青年華的嗓子響亮一點了，胸脯也自然而然的挺得筆直，大有憑這資格便可以到處闊覺喫飯的氣概。然而不幸，四十歲的瘦男子並沒有認識到青年華的這資格，和這種價值；他在鼻子裏「哼」了一聲，似笑非笑地看了青年華一眼就轉過臉去申斥那個號房道：

「你辦公事越辦越老到了啊！也不看看是什麼路數，然往我這裏回！來——」

說時遲，那時快，瘦男子一邊拉長着那個「來」字調，一邊剛要向後轉走，却不料青年華已經抓住了他的胳膊。

「慢走，我的住夜問題還沒有解決。」

瘦男子不動了，也不作聲，兩粒細眼睛咕咕地亂轉。有一個當差跑進來了，號房也揩着額角的急汗挨上前來。但是瘦男子對他們擠眉弄眼，不許他們有什麼動作。他的眼光很害怕似的釘住了青年華的放着右手的那個衣袋。

眼光是會說話的，青年華突然悟到了瘦男子爲什麼這樣惴惴，忍不住仰臉狂笑起來。笑聲還沒有完，他猛覺得手裏的那條瘦胳膊像蛇一樣的滑走了，而同時幾隻粗壯的手却將他捉住了，一直將他拖走有丈把遠。

終于站住了，青年華聽得瘦男子的聲音說：

「搜他的身上！」

于是搜。結果一無所得。似乎這太意外，瘦男子反倒躊躇起來，手插在衣袋裏，燃着一枝捲煙。

噴出了幾口白煙以後，他毅然說：

「哼！送捕房罷！在逃的共產黨！」

「上捕房也不要緊，可是共產黨，怎麼說？」

青年華忍不住反問了。但並沒有得到回答。瘦男子已經走得連影子都不見。

一個管門巡捕摸樣的酒糟鼻子的矮胖子走到青年華的身邊，拍着他的肩膀說道：

「小夥子，走罷！有話到行裏去說。白賴是不中用的！孫傳芳時代發傳單！那不是共

產黨是什麼？你去問問就知道，眼前革命做官的大亨在孫傳芳時代都是很安分的，從不搗亂！我親眼看見！」

## 三

二十四小時以後，青年華又在熱鬧的馬路上徘徊了。捕頭只罵了他一頓，並不肯用拘押的方式來替他解決嚴重問題的住與食。

他也不同於昨天此時的他了。他的衣袋裏已經沒有四個銅子，他的腦袋裏却裝滿了疑問。

在他的餓狼發花的眼前，一串一串地漂浮着大大小小的耳朵形的疑問符號，他不辨方向地信步走着。

當真這世界有點換樣了。女人們都剪了髮，胸前高高地聳起一對乳房，臉上搭得紅的紅白的白，臂膊和大腿都是光光的露在外面。影戲院異常之多，廣告上競誇着「神怪武俠新片。」

在這一切表面之下，還有什麼呢？他不很明白。雖然，有一點是確定了的：已經革過命。然而這「革命」却已經跑出他所能理解的範圍。

他呆呆地站在十字街頭的電車站上。四周圍是光臂裸腿滿身香氣的女人，是各種的車聲和人聲，是藍的紅的刺眼的電光招牌。一種說不明白的憎恨，漸漸從心頭湧上來了。

突然有這樣的呼聲刺進他的耳朵：

「阿要看政治消息！

當日政治消息：

廣東政府攻打湖南！

汪精衛勾結馮玉祥圍錫山，

阿要看：共產黨攻打福建；」

青年華轉過臉去，一張新聞紙在他眼前一視，彷彿是什麼「民生日報。」在這報面上瞥見一行大題目：「總司令昨日回南京！」

立刻他的腦海中展開一張政治地圖了。但這是五年前的「舊地圖」，北伐軍剛打到了武漢，而雄踞南京的，是姓孫的「聯帥！」

把今天的印象加上昨天的印象，再加上昨天之昨天——那就是五年前他被捕當時的景象，他簡直糊塗到不像人了！

肚子裏早就咕咕地叫，這是比什麼都急迫。怎樣解決這問題呢？青年華一揮手，好像扔去了一切的「政治消息，」便又在人堆裏亂擠，心裏盤算着怎樣方能弄到食和住。他想起孫總理的全部遺教是解決衣食住行，然而虔奉遺教的他却像喪家之狗，他不禁有點憤憤了。

這憤憤似乎很有點療飢的功效，但同時又像一個風輪似的在他腦海裏轉，使他眼睛裏看出來的人和物都變成了雙重的輪廓。

在什麼街的轉角處，他一頭撞在一個人的身上，兩個都跌倒了。

「狗東西！瞎了眼麼？」

先爬起來的一位破口大罵，用腳踢躺在地下的青年華。大概當真是餓得利害了，青年華不動，也不作聲，只翻起眼睛對那個人瞧。忽然他叫道：

「是你麼？金——我是華！」

他趕快跳起來。什麼肚子餓，什麼憤憤，一下裏都逃得精光了。

#### 四

現在青年華已經喫得很飽，並且一枝茄立克斜插在嘴角，很神氣地坐在金的會客室裏。

他噴了一口煙，對主人說：

「我真想不到這五年來有那麼多的變化。現在我都明白了。想起我們同學的時候，你是多麼持重，總不肯亂走一步，現在我佩服你畢竟是高明，見識遠大！」

「啊，那時，那時，——我也無非違守着「忍辱負重」的古訓，甯可讓你們罵一聲『反革命』——可是，現在，你看，我還不是革命的忠實信徒！」

這樣回答了的金，仰臉噴出一口煙，電燈光射在他的胖圓臉上，亮晶晶地像一個小太陽。

青年華點頭微笑，一邊用勁吸煙，一邊看牆上掛的總理遺像，心裏油然起了這樣的感想：偉大的總理呀，你的遺教確不是不兌現的支票，虔奉你的遺教的人就可以解決衣食住

行，很舒服地解決了，眼前的金，不是很好的標本麼？

但是金忽地翹起大拇指在空中劃一個圈，轉過臉來毅然說：

「不過社會儘有許多混帳東西，還在那裏口口聲聲說捐稅太重，無法生活；嚇！他們連革命要有犧牲都不知道！這種不知不覺，不肯犧牲的人，真不配在革命政府底下做老百姓呀！」

「捐稅很重麼？」

青年華忍不住問了。無論如何，他還有點記得五年前慣熟了的標語口號。而且前天在大餅攤頭所得的印象又很無賴地浮上了他的記憶了。幸而金並沒有注意到。微微一笑，他就回答：

「可說是不輕。但是，老華，商民是踴躍輸將的呀！他們知道贊助革命政府。只有無知無識的農工纔要喊苦。老華，你知道革命政府發了多少公債呢？九萬萬！四年之內發了九萬萬！比北洋軍閥十五年內所發的數目多上好幾倍哪！這就是商民擁護政府的證據。

——」

於是猛吸了一口煙，金又放低了聲音加一句：

「然而商民倒底還是好利，所以公債的市價統扯起來只到得五拆。」

於是談話轉了方向，講到女同志，講到跳舞場，電影明星，浴美大會，——在青年華都是聞所未聞。當真這世界是換了樣了，更適宜於尋歡作樂了。

但是正像天方夜譚裏的一個故事似的，聽飽了人間世賞心樂事的青年華，却猛然省悟到自己腰間沒有半文錢，並且今晚上睡的地方也還沒有著落。眉尖繃起來了。他吞吞吐吐地說出這樣為難的問題。他很想問這位慇懃的主人借這麼十塊八塊，可是倒底勇氣不足；他只說很想找點工作，聊盡革命一份子的義務。

真不料金的眉頭也繃起來了，換上一枝煙，猛力吸着，這位主人仰起臉看牆上的裸體油畫。

「我也知道有點困難。剛從那邊出來，黨裏一切情形，我還不很熟——」

既然等不到金的回答，青年華只好搭訕着再繼續自己的「獨白，」心裏却又有點抱怨孫總理的遺教了。

「哈！有了！」

突然金跳起來喊，打斷了青年華的「獨白，」也打斷了他心裏的「抱怨。」翹起一個大拇指，金走到青年華的跟前，異常鄭重地問：

「你不是說過昨天有人誣賴你是共產黨麼。」

「唉——」

「好！你就算是共產黨，你就去自首罷！這麼一來，你的工作問題就解決了。」

「可是我實在不是共產黨！」

「哈哈，不是算作是，却也不妨。何況往嫌疑上說，你就有幾分像。」

青年華愕然張大了嘴巴。

「你放心去照計行事罷。要是你的第一次，我們老朋友肯教你去冒險麼？現在，時間不早，你跟我去看看跳舞場罷！」

金鬆一口氣，將半枝香煙擲在痰盂裏，就哼起「麗娃麗達」的歌曲來了。

再到了馬路上時，青年華已不同於數小時以前的他了。他的衣袋裏依然沒有半銅子，他的腦袋裏却也沒有疑問，而是滿滿地裝着金錢和美女了。

# 一侍女

蓬子

是一個秋天的晚上。跟着風，捲動着挑在店舖子底簷角上的長旛似的市招，影子投射在馬路上，被那些閒行在街上的人們踐踏着。紅紅綠綠的電燈晃耀在沿街兩邊的店屋內，那些陳列在玻璃櫃內的商品更顯出了它們底立體形。毛絨衫，項圍，秋大氅等等，從已經被遺忘的箱子裏重新披到人們身上，在黃昏的街頭鬧着風。在街上消度着夜晚的人們，彷彿全是安閒的，幸福的，無所事事的。

他們有的進了影戲院，有的進了咖啡館，有的在綢緞舖裏剪裁秋衣……。擠在這些人們中間，有一個曾經充過咖啡店的侍女而現在已在貧病交逼中失業了三個月的年青的姑娘，紫英。

過去她曾經有過光榮的日子，是給過了或一些男人夢想。在她底蘋果似的圓潤的額頰上，曾經有人以偷取了一個吻算作偉大的勝利的事情也曾有過，但自從花園咖啡倒閉後，她底光榮已經離開她，額頰上的蘋果也彷彿萎爛了。

她是在花園咖啡未關閉時就病倒了的，一直到關門後半個月，在一家暗黑的小押店的高櫃台上質盡了她底首飾和衣服的時候，她才復了原。這一病，奪去她底少女的春花似的妖媚，沒有一個少年來跟隨她，彷彿已是長遠的事情了。

現在，是給與一個老寡婦所消磨的苦痛而單調的歲月繞住她，沒有一個向她求愛的笑臉出現在黃昏的燈下，沒有一句討她喜歡的溫柔的軟語磨到她耳邊。

窮，飢餓，寒冷，磨折着她底可以被詩人詠作薔薇的肉體；寂寞，淒涼，無聊，毀壞

着她底活潑的精神。青春歲秋後的美蓉似的日子漸萎謝在苦惱的歲月裏。現在，她底面色是萎黃到了擦不勻脂粉，她底額上打着絲紋，她底身體像一根葦草；再加上她穿的是舊式樣的夾衣服，真不像一個曾經有過許多崇拜者的少女了。

所以她有時想想，真覺得倒是死了好。在這十一月初的深秋，還沒有一件軟綢的旗袍，還沒有一雙漆皮的高跟鞋，還沒有軟呢帽，還沒有頸圈，戒指，走在街上，彷彿如是從一般的行人中被除去了的，就是那掣着風駛過去的汽車，彷彿經過她身邊時，也故意開足了速力，捏響了喇叭，在向她威嚇的樣子，度着這樣一種爲她所從未經過的悲慘的生活，真不如死去了倒乾淨些。

此刻，又像一個影子似的在街頭移動着，肚裏是空空的，嘴裏是一口冷風。

她茫然地走着，不敢接近一般無憂慮的男女們底身邊，也不知道向那裏去。看看別人，是踏進了影戲院，咖啡館，酒館，洋貨舖……但她是沒有這權利跟着一同進去的。而且她當前的需要，也還並不是這些生活的享樂，而是急於要找到一頓飯，整整的一天她還沒有吃過東西呢。

走着走着，走近了一家爲她先前所常去的電影院。和先前一樣的擠滿人，而且像個個都是年青的，酒醉飯飽的，歪着笑，露着傲岸的神氣，因爲開映的時間還未到來，旁若無人的在廳裏閒談着。橫在屋簷上的××大戲院五個字，在寒凜的夜風裏，像浸在水波中似的，閃爍着冷氣，閃爍着青燐似的寒光。這樣，更令人感到了那裏邊的空气是溫柔的，適宜於消磨黃昏的。

紫英呆呆地站住在那家電影院的石階下，暫時忘記她底饑餓的飢腸了。她想，假如現在能在這裏碰見一個熟人，那將是一個多麼湊巧的意外呀！在驚訝之中和她握了手，絮絮地話了近狀，然後邀她一同去看電影，（因爲他們都知道她最喜歡的就是去電影院裏呆兩個鐘頭，）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她呢，先是必假客氣一番的，因爲那樣他反而更不好意思不邀她了。

在幻想之中漸漸興奮起來，她睜大了眼睛儘往廳裏張望着，像一隻飢餓了的狗想發現一些可以當作俘虜的竹鷄，山兔之類的小動物，用她底貪婪的目光繞到每一個可以看到的面孔上。但搜索的結果全是爲她所不認識的，於是她便再從那些背轉了身的男人底側影，底後影，去證實這些輪廓之中是否有一個爲她所熟習的。但是，那些熟人彷彿預知她今晚



將來這裏等候的，便故意躲避在家裏，竟一個也沒有來，這使她對於男人底無情感到非常生氣。

她憤憤地回轉身，沿着瘦長的電桿木，重新又踏上灑着霜似的電燈光的馬路了。她不願意看到那些歪着討厭的笑容的面孔，便抬起了頭，但那綴在天幕上的星星也彷彿在向她冷嘲地笑着。她吐了一口氣，看見它在眼前散作了白煙，跟着遠去的轆轤的電車聲消滅了。夜風漸漸地啣着她底耳朵，鼻子，腮頰，覺得很痛。同時，像轉着一個車輪似的，空空洞洞的肚子裏翻動着一種鞭撻的聲音，很難受，她知道現在必須吃點東西填填肚子纔好對付了。

但是從什麼地方去得到她所需要的食物呢？最後的一件單衫已於昨天送入了當舖，現在只賸得一件架在骷髏似的身上的花布旗袍了。脫下來嗎？那貼肉襯着的是一件被老鼠咬過的，連乳頭也露出了前掛的破縫的舊襯衣，不必說是抵擋不了寒氣的侵襲的，便是穿着這樣襤褸的衣服，不如一個坐在街頭女叫化，怎好意思擠在人羣中走，怎好意思跨進當舖裏去，怎好意思拿了錢去換麵食呢？一種末路的人生的悲哀抓住了她底心，從她底陷落的眼眶裏，大滴大滴的眼淚落下來了。

「天哪！救救窮人吧！」是生的本能在絕望裏追逼她吧，她聽到自己底喉頭嗚咽着這種哀求似的聲音。

沒有勇氣再留戀在街上了。她覺得，那些行路人底可怕的眼光和殘酷的冷笑，將她當作了一個靶子，拚命地打過來，她疲敗到要倒下來了。

是在這種痛苦的逼害之中，她忽然看見了一條昏黑的潮濕的狹巷。於是，像得到了救星似的，她抖着腿兒奔進裏面去。

瘋了似的，着了魔似的，她儘奔着，儘奔着，一直到足跟痛得像淋着鮮紅的血，她纔逼不得已的站住了。

看看周圍，沒有一個人影，荒涼到了像在市外的小巷裏。直挺挺的電桿木，又瘦又長，很可怕。幾盞零落的電燈，慘黃之中蒙着死白的霧氣，像在慢慢地踏下去的樣子。空氣非常冷，她剛才跑得有點和暖的身體，忽而比在街頭上更經不住刺似的風底針，慄慄地抖起來。同時也覺得腳跟非常痛，勉強扳起來看看時，鞋底已經爛成了洞兒了。

腸胃又是被絞着似的難受，想要吐，又什麼東西也吐不出來。人是愈來愈苦惱，心緒